

工地上的冬天

鄭藍雲 著



目 錄

土地上的冬天·····	(一)
競賽·····	(一〇)
暴風雨中·····	(二五)
春節·····	(三四)
春實·····	(四二)
後記·····	(五四)

工地上的冬天

天氣一天比一天冷起來。金黃色的樹葉落了一地，西北風把空中的電線吹得「日」地怪叫，太陽也躲到灰色的雲層裏不見了。

離下工還差半個鐘頭，工地上就慢慢地暗了下來。有少數工人不等下工，就三三兩兩地去食堂吃晚飯了。

青年瓦工生產組組長李彥和他的徒工小龍把灰斗裏的泥漿用完後，在水池裏洗了洗手，才向食堂走去。這時，已經下工半個多鐘頭了。

路上，小龍籠起他那被凍裂的雙手，呵着熱氣說：

「這天好冷啊！」

「要是冬季施工，你怕冷不怕？」李彥問。

「我早晚想起來咱們蓋工廠就是建設社會主義，渾身就有了勁！」小龍答非所問地

說。

李彥沒有說什麼，只拍了拍小龍的肩膀，笑笑。

地上的樹葉在西北風裏旋轉着。李彥和小龍吃過飯回到宿舍去。宿舍的玻璃窗都關得嚴嚴地。走到自己小組的宿舍門口，他們看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，上面寫着：「室外寒冷，隨手關門」。師徒倆推門進去。

小龍拿起臉盆，出去打了一盆熱水，從繩子上取下兩條毛巾，遞給李彥一條，兩個人洗起臉來。

吃過晚飯後，大家都坐在屋裏熱鬧地談天。季師傅坐在被窩裏，抽着烟，得意地說：

「大廠房結頂啦。烟囪也完工啦，天氣也冷啦。還有些粉刷、地坪這些零星活，年前就是擠着眼弄完它也不難！」

正在低着頭看小說的范德忠插了一句：

「咱們的尾工也不多了，我打算請個假回南方看看孩子去，也不知道上級准不准？」

「叫我看沒多大問題！」季師傅說。

「通」地一聲，門開了，徒工小印縮着脖子衝了進來。他吸着冷氣說：

「哎呀，真冷！這以後幹活可是夠噲！」

忽然，房子外邊的擴音器響了起來。那是女廣播員的清朗的聲音：

「同志們請注意！同志們請注意！經理室通知：今天晚上七點鐘，在大飯廳召開全

體職工緊急動員大會，由張經理作報告。報告的題目是：全體職工緊急行動起來；爭取時間，保證全面完成一九五四年基本建設計劃。請大家按時到會……」

李彥從床上拿起一件棉衣披上，招呼着大夥說：

「快走吧，這個會不簡單，別遲到了。大家多穿件衣服。」

季師傅推開被子，把聲音拉得長長地說：

「走——聽冬季施工報告！」

范德忠把書一扔，少氣無力地說：「糟糕！這還回什麼家！」

小龍走到門口，喊小印：

「檢討專家，去不去開會呀？」

「去去去！當然去！」原來小印過去上工不是遲到就是早退，挨了批評他就檢討，

可是總難改正。所以小龍喊他「檢討專家」。

工人們熄了電燈，懷着不同的心情，向飯廳走去。

二

兩個鐘頭以後，散會了。李彥小組的工人們回到宿舍裏，大家興奮地談論着張經理的報告。

季師傅坐在床邊上，讚佩地說：

「張經理真摸咱們工人的心思！他把咱們的鬆勁思想全給端出來啦！」屋子那邊，調皮的小印在模倣着張經理說話：

「有些工友們，認爲大工程完啦，剩下的屋工沒有問題，可以高枕無憂啦，這種盲目樂觀的思想，是非常錯誤的……」

李彥正和三四個工人熱烈地討論着什麼。小龍開玩笑地向季師傅說：

「季師傅！你通不通呀？」

「這孩子！怎麼不通！你季師傅就不願意完成國家計劃嗎？成天拚命地砌磚爲的啥？噓！」季師傅激動得脖子都紅了。

李彥走過來。他從熱水瓶裏倒了兩碗水，遞了一碗給季師傅。季師傅沉思地說：

「現在離年底還有三十多天，這一段時間真是比黃金還寶貴十倍呀！……別的呢我倒不操心，就是這個質量問題……」

李彥看見季師傅情緒很高，心裏也很高興。他一邊用鬚刷子刷着衣服上的灰漿，一邊認真地說：

「質量沒問題。蘇聯在修建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的時候，冬天並沒有停工，工程質量也很好。衛國戰爭的時候，廠房成了劇烈戰鬥的地方，德國鬼子的大砲算是傾教過廠房的牆壁有多麼結實了……」

「你聽說過蘇聯有一個出名的老瓦工奧爾洛夫嗎？」小龍已經睡下了，昂起頭來插了一句嘴。

「聽說過。他的工作隊在莫斯科蓋一所學校，前後二十八天就完工了。不是他嗎？」季師傅欽佩地記起了他從書上讀到的關於這個名瓦工的故事，並且因為這個人是他的同行而感到自豪。

「對，對，就是他！他們這個工作隊就喜歡在冬天幹活，他們認為冬天幹出來的活並不比夏天差……」

「這些事情，你們是聽誰說的呀？」——眼見是實，耳聽是虛！「范德忠忽然插了進來。『你這傢伙真成問題！對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你還懷疑！』在一旁聽得入了神的小印對范德忠的話不滿意，就冒冒失失地批評起他來。」

「看樣子，檢討專家又變成帽子專家啦！」范德忠報復地笑着說。

李彥朝他們揮了揮手。接着，從牆上的旅行袋裏拿出了一本有着美麗封面的小書——這是中蘇友好協會印發的一本關於蘇聯建築工人故事的書，裏面也談到了蘇聯冬季施工的一些先進經驗。小龍接過去，把它遞給了季師傅。接着，李彥像在給大家佈置工作時那樣，朝坐在或睡在床上的一大夥揮着手說：

「最要緊的是嚴格遵守冬季施工的各项規定。天封凍的時候應該盡量採用緊砌法，因為緊砌的磚牆在解凍時不會有顯著的下沉。另外需要小心的，是別讓冰雪進到灰縫裏

去……」

季師傅一直沉默着，這時用手拍了一下床沿，興奮地說：「對，老李，咱們試一下吧，啊？」

三

天氣猛然變了——鵝毛般的大雪從灰色的天空裏飄落下來。雪越下越大，工地上的鋼筋、石子、黃砂、粗粗細細的水管，全被大雪埋住了。已經蓋好的許多大樓房的紅色的房頂上，都戴上了厚厚的美麗的白帽子。早晨，寒風吹在人們身上，冷得好像掉進了冰窟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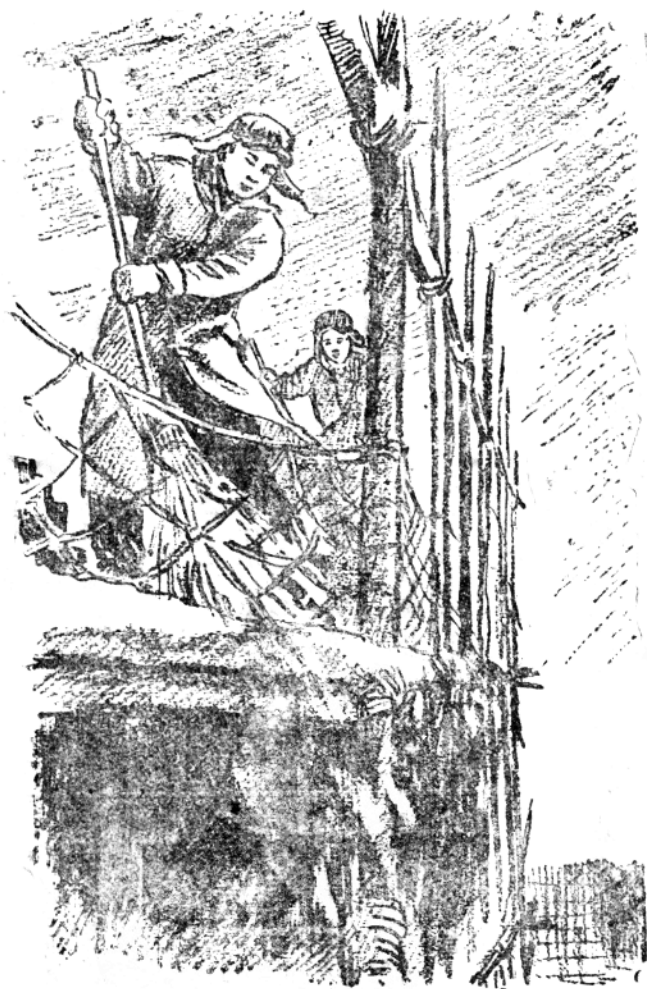
李彥小組的工人們剛放下飯碗就上工地了。靜悄悄的工地上，現在又響起了歡笑聲。小龍飛快地跑上腳手架，李彥立刻喊住了他，遞給他一把掃帚，教訓地說：

「把架子上的雪掃淨再幹活，可不是好玩的！」

小龍和小印兩個在腳手架上掃着雪，潔白的雪花從高高的架子上飄落下來。

準備工作弄停當以後，砌牆工作開始了。小龍在前邊拉着鋪灰器，李彥把磚平平正正地放在寬厚的牆上。師徒倆飛快地工作着。

季師傅把線準確地掛好，往手心裏吐了口唾沫，情緒高漲地罵着「老天爺」：



潔白的雪花從高高的架子上飄落下來。

「鬼孫！小雪不停工，大雪作門爭！——看你下！」

小印提起水壺往灰斗裏澆了些水，用瓦刀在灰漿裏攪了一陣，就忙了起來。他偷眼望了一下對面慢騰騰的范德忠，大聲說：「喂，加把勁吧，別老牛拉破車啦，眼看就過年了，時間寶貴……」

范德忠紅着臉，鬚聲鬚氣地說：

「你是老鵝落在豬身上，光看見別人黑……」

李彥直起腰來，用袖子擦了一下臉上的汗水，眼睛並沒有看着范德忠：

「老范哪，快動手吧。昨天夜裏咱們怎麼說的？——加加油爭取突破定額，啊？」

范德忠連忙掛好線，就砌起牆來。普工們有勁地抬着磚，担着灰漿，愉快地吆喝着「嗨，嗨，」，上上下下川流不息地工作着。

工段楊段長和團支書呂斌從架子道上走來。他倆比工人們來到工地更早。楊段長檢查了冬季施工的各種用具，因為管理員老王沒有及時把一部分防雪用品領來，狠狠地把他批評了一頓。

段長走過來，和大家招呼：

「冷不冷啊，同志們？」

「冷算什麼！」李彥和大夥齊聲回答。他高興地發現，這裏邊也有范德忠的愉快的聲音。

「段長你看，我身上還出汗呢。」小龍頭上冒着熱氣答着腔說。

呂斌剛要說話，保管員老王抱着一大抱鏟衣和膠鞋，慌慌張張地跑上來了。他匆匆地把這些用具發給了工人們。

……老王走後，楊段長又想起了一件事。他跑到架子邊把老王喊了回來：

「你把工人烤火的煤炭、洗腳的熱水一定在晚飯前準備好！」

「知道啦，段長！」老王站在架子下大聲回答。

工人們工作得更緊張了。李彥師徒倆飛快地工作着，他們時而用眼睛瞟一瞟范德忠。范德忠不往這邊看，却常常大聲向善工們喊叫着：

「沒有磚啦，看你們怎麼搞的？快担灰呀！——老是供應不上！」

段長和呂斌互和交換了一個微笑。不知道是因為興奮呢還是因為冷，段長使勁地搓着手，聲調愉快地說：

「同志們，百年大計，可千萬要保證質量啊！」

「放心吧，段長！」

……雪慢慢地不下了。太陽從灰色的雲堆裏鑽出來。工地上更亮了。建築工地上，高大的腳手架不停地上昇着。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冬夜於鄭州

競 賽

在一塊無邊無沿的大平原上，一座現代化的棉紡織工廠正在緊張地進行施工。每天都有壯麗的紅色樓房從平地升起來，但工人們還嫌工程進展得慢，恨不得一下子就見到煙冒肉烟、機器轉動呢！尤其是那些青年工人，一說提前完成工程任務，差不多個個都是高舉雙手、大喊贊成的。

工地上展開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已經有好些時候了，瓦工李建國青年小組的全體工人，在建築一座三層大樓的時候都是滿頭大汗拚命地工作着。有天晚上一計算，好像伙，比過去多砌了三千多塊磚。青年團員小喜雖然手指被磚磨得流鮮血，可是一聽說他們組砌磚比原計劃快，高興得跳起來，他那穿着皮鞋的大腳踩住了別人的光腳背，工友們用拳頭敲他的背脊，他也不答腔了。小組的其他工友也都心裏樂滋滋，沒半個人叫苦的。

到月底評比的時候，大家都說李建國小組「好、省、快、安」佔全了，結果工會主席就把那面美麗的流動紅旗送給了他們。他笑嘻嘻地問大家：

「你們青年小組，能保住這個光榮紅旗不讓別組奪走嗎？」

李建國小組的工友們精神抖擻地大聲回答：

「能保住。」

事實也是如此，李建國小組他們已經是第三次得紅旗了，這些青年人個個都像剛下山的小虎，壯健有勁，手脚靈活，尤其是快這一條很少組能比得上他們。他們得紅旗的次數多了，有幾個工友就像上了癮，恨不得永遠保住它呢！特別是小喜，要有別的小組工友跟他說：「我們要把你們的紅旗奪過來！」他就不要命了，巴不得吹一口氣就把高樓蓋成。

誰知道情況到了二月份就起了變化。共產黨員趙師傅領導的小組，他們砌磚質量好，還節省了很多灰、磚和人工，雖然數量和李建國小組差不多，可是有前面那兩條，紅旗穩穩被他們奪走了。

流動紅旗一拿走，小喜氣得半天沒吭聲。看見趙師傅小組工友臉就硬繃繃的，可是不願意把這思想跟別人說。

頭天夜裏，小喜他們小組開了個會，李建國鼓勵大家不要洩氣，要努力、要加勁，把紅旗再奪過來。看樣子別人態度都很安定，就小喜一個人雙手抱頭生悶氣。

今天，天氣晴得真好，藍天上萬里無雲，這正是蓋高樓的好日子。小喜走上高大的脚手架，往東一看，嘿！趙師傅小組把流動紅旗插在他們工程腳手架最高的頂頂上，刮一刮風，撲撲撲，紅旗直擺動，遠近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老實說，當時小喜心裏真不是味，他覺着這好像是和他們挑戰呢！趙師傅小組的青工小胖子，還在得意的唱歌，小喜楞着耳朵一聽，他這樣唱道：

競賽的旗幟紅又紅，

建築工人生產戰線上逞英雄，

你看咱（那個）找竅門來把產量提高呀，

贏得了紅旗真光榮，

再把先進經驗來呀變來推廣啊，

爭取月月滿堂紅！

.....

小喜越聽心裏越不高興，可是又不好意思不叫人家唱。

小喜把一桶泥漿，撲哧一聲倒在牆頭上，然後用瓦刀把泥漿抹平，一塊一塊往牆上砌磚，不由得時時向趙師傅小組望望，生氣地嘟囔着：

「哼，有什麼了不起呀，俺們小組接連得過三次紅旗啦。你們呢？大閨女坐花轎頭一遭。我們再一起勁，月底紅旗還是我們小組的……。」

小喜興和趙師傅小組幹上了。他不言不語，汗流滿面，拚命的工作着。他一想快，把「質量第一」忘到了九霄雲外。

小喜正滿頭大汗的砌着牆，組長李建國突然從小喜背後走過來，不高興地看着小喜，接着又看了看他砌的那段牆問：

「你爲什麼把乾磚砌在牆上？」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凸凹不平的牆面又說：「你沒有長眼睛嗎？」

「外乾裏不乾，打魚也有漏網的時候。再說，只……有幾塊，怕什麼？」小喜心裏跳得很厲害，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。

「怕什麼？將來房子不堅固，塌下來砸死人的時候，就可怕了。」李建國雙手插着腰，不客氣地責備着小喜。

小喜出了質量事故，小組裏馬上全知道了，工友們都聚攏來，大家看着小喜砌的牆，臉上很不高興，接着又有人開腔了：

「乾磚上牆，影響質量，這一定要返工。」

「看，灰縫大小也不勻，牆面砌得也不整齊。」

大家都激烈的批評小喜。當時，小喜心裏又急又氣，頭發漲，臉發紅。

「返工！把這一段牆全拆去。」李組長對小喜像下命令似的，這樣，大家也都各自回去緊張地工作起來。

小喜雖然沒照鏡子，但他知道自己臉上一紅一白地變着顏色。他偷偷望，望組長和工友們，一抬腳，把一個空灰斗子撲通踢在一旁，他生氣地小聲嘟囔起來：

「哼！真是大驚小怪，芝麻大一點屁事，快把天吵翻啦。」

小喜不得不按照組長的指示，把牆上的乾磚，用瓦刀一塊一塊地拆下來。可是嘴巴裏得能拴住驢，他對李建國不滿意呢！

提起李建國，小喜有時候是熱烈的敬愛他，有時候又有些不滿意他。他今年二十四歲，比小喜大八個月。長得粗眉大眼，寬肩圓腰，性情直爽，工作積極。別看他年輕，他的手藝可了不起。李建國過去蓋高樓，不掛線，不吊線，砌的牆不至不斜，橫平豎直，乾淨漂亮。有三十多年工齡的老瓦工，對李建國還十分欽佩呢！大家都誇他聰明能幹，年輕有為，但是他一點也不自滿，常說要向別人學習。有時小喜聽了撇撇嘴心裏說：

「將來我能學到像他那個本事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另外他對工友們一點不保守，自己有技術總願意一股腦兒都教給人家；要遇到別人有困難，他總是積極熱情的幫助別人解決。不過有一點小喜不大喜歡他，就是他愛批評人，如果誰把工作做壞了，他會把你批評得抬不起頭，就像剛才批評小喜那樣。這種時候他對人一點也不客氣，有些太厲害了。

小喜感到李建國還有個小毛病，嘴有些嚙嚙，碰到有些人就一天到晚不斷頭地說：「百年大計，質量第一。」說一遍大家就知道了，可是他常叨叨不休。還說：「我們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工廠，我們不是蓋雞窩，千萬要保證質量……」。小喜想，真笑人，這我們能不知道嗎？就像只有他一個人懂得質量，別人都是來磨洋工似的。不過小喜今天的表現恰好證明李建國是對的。

三

太陽慢慢地落在西山裏，西方半個天，好似蒙上了一疋寬大無邊的五色彩綢。

擴大器響起來了，一隻隻輕快的舞曲，從大喇叭裏飛出來。建築工地上，黑森森的人羣，好似無數條長繩，向着大飯廳伸過去。

李組長把最後一塊磚砌在牆上，舉起手在空中擺了幾擺，大聲對着工友們喊道：

「喂！同志們，大家晚一會再走吧！咱們臨時開一個小組會。」

大家把現場收拾了一下，很快集合在一塊空地上。小喜手裏拿着衣服和瓦刀，最後才從腳手架上走下來，他在水池裏洗了洗手，悄悄地坐在大家的身後，他心裏禁不住砰砰又跳起來，耳朵也發燒了，心裏胡亂地想着。

小組會開始了。八個團員，五個青年，沒有一個長鬍子的老頭子。